

二十世纪最新名作家小说精选

中国童话

觉悟对历史的浪漫垂问
青春向昏噩的强烈穿刺



在孤寂、伤感的独桥上
忏悔，让思想在飘忽中抓住
一羽湿润的翅膀，来完成辉
煌的坠毁。

李 森 主编

◆张旻 吕新 东西 何顿 海南 刁斗/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张 曼

自己的故事 (3)

失 态 (67)

你和我跳过一次舞
..... (82)

吕 新

辘 衣 (94)

东 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 ... (145)

雨天的粮食 (182)

何 顿

月 魂 (191)

金匕首 (243)

海 男

老虎的嚎叫声

或杀手的故事 (269)

出 发 (311)

刁 斗

真纯岁月 (355)

张 旻



1959 年生於上海。
1976 年下乡插队落户。
1982 年毕业於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教育工作。1987 年起兼写小说，先後在《上海文学》、《作家》、《小说界》、《收获》、《十月》、《钟山》、《作品》、《花

城》、《山花》、《大家》等刊物发表小说五十余篇（部）。出版小说集多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戒》、中篇小说《不要太感动》、《生存的意味》、《情幻》、短篇小说《了结三章》等。曾获《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

1994 年 10 月被聘为广东省作家协会青年文学院专业作家。

自己的故事

在妻子小鹿和我摊牌前，我已预感到这一天即将到来。那日下午我从单位回到家，小鹿一反常态躺在卧室里蒙头睡觉。通常小鹿下班比我早，这会儿应该在厨房做晚饭。女儿尚未回家，关闭的窗户上挂着窗帘，家里显得幽暗寂静。我一见这一情形人就怔住了，有些心悸，仿佛被一个熟悉的梦魇笼住了。我没有想到小鹿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不能自己地面红心跳起来，虽然无言，却已置于小鹿的姿势所显示的话语和事态里。我在床头站住。小鹿没有动弹，被子一直蒙在头上，好像她不知道我的到来。我终于过去在床沿上坐下，一只手轻轻放在她隆起的肩膀上摇了摇，关切地问道：

“小鹿，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我的声音显得有些走调和虚弱。

小鹿没有回答我，猛地把肩膀耸了耸，抖落了我的手。我默然坐了一会儿，面对她，又将手轻轻放了上去。她的肩头更猛烈地耸动起来，身体也往床里挪去。我提高了一点儿声音又问：

“小鹿，你怎么了？为什么发脾气？”

小鹿还是不回答我。

我感觉到自己有些恼火，说：“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你这样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吃得消？”

我话音未落，小鹿忽然掀开被子坐了起来，两眼圆睁瞪着我。小鹿苍白的脸上泪痕未干，眼睛有些红肿，头发乱糟糟地披覆下来，一些发丝粘在颊上。她说：

“你今天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是莫名其妙，你吃不消我。你到你感觉好的地方去。”

我望着她，愣了一会儿，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想去碰她。通常小鹿情绪恶劣时，我习惯于这样。但这天小鹿对我的触摸反应剧烈，她把我的手甩开了。

我问：“小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还是不说？”

小鹿道：“你别来问我，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说：“我不明白。”

小鹿脸上泪痕未干，新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

“你走开，不要来问我，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站了起来，对着小鹿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房间。

我去灶间做晚饭。无论何时，我都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我内心烦躁，惶惑不安，但我还是勉强自己把晚饭做了。在小学读二年级的女儿回来后，我让她去喊妈妈起来吃晚饭。女儿问我，妈妈怎么了？我说，妈妈身体不舒服。女儿回答，妈妈在哭，她不吃晚饭。我说，那我们先吃吧。

吃过晚饭，我收拾了餐桌，让女儿做作业。女儿做作业后，我吩咐她去大房间睡觉，自己则歪在小房间的床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即昏昏沉沉地在灯光和电视声中睡着了。这通常是我看电视的结局。这天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结局，因为当我被一阵推搡和喝

斥惊醒时，我的眼睛被灯光刺得睁不开，耳畔响起了电视嘈杂声。我不必睁开眼睛，就知道小鹿站在床边，俯视着我。我困惑地、有些惊诧地向她一笑，我听见她在对我说：

“这么舒服，以为没事了？”

我睁开了眼睛，望着她，问：“你是谁？”

她仍说：“这么舒服，以为没事了？”

我说：“我不知道。我想睡觉。”

小鹿掀开被子。我靠在床背上，被子盖着下体。现在我的下体裸露出来，但小鹿好像没注意。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鹿说：“你想舒舒服服地睡觉，别想。”

我重复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忽然睁开的眼睛正冲着天花板上的莲花吊灯，小鹿的脸庞显得昏昏然，头发似乎被她的十指挠得更乱了，蒙着她的脸，她的眼睛在发丝后面闪出一片湿润的、暗红的光芒。我不由得又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鹿做了一个手势，答：“我会这样的，你相信吗？”

我这才注意到小鹿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掀被的动作，也注意到了小鹿的手里握着一把一尺来长的不锈钢开齿刀。小鹿此刻已把刀提了起来，搁在我的身体上面。我惊吓地说：

“小鹿，你把刀收起来。”

我顿了一下，把被子盖好，又说：“你怎么和你妹妹一样的！”

小鹿答：“你现在才知道已经太晚了。”

半年前的一个夜晚，小鹿的妹妹在丈夫熟睡时用一把菜刀砍

了他，丈夫痛醒后惊慌失措地从三层楼跳了下去，跌在一片树丛里，侥幸捡了一条命。

我说：“我又没有虐待你，你为什么待我这样？”

小鹿答：“你不要花言巧语，你对我怎样，我现在很清楚。”

我问：“你清楚什么？”

小鹿眼睛有些空茫地望着我，不响，好像没有听见，她的嘴角又似隐含讥诮之色，不屑于回答。

我掀开被子，并把衣服都脱去了，平躺在床上。

小鹿说：“你不用这样，装得自己很无辜。”

我问：“那我到底怎样？”

小鹿默然片刻，答：“我真是被你这种样子骗了很久，现在你也再不用想欺骗我了。告诉你，有人给我打了电话。”

我问：“什么电话？”

小鹿答：“……”

我躺在床上笑了起来。那一刻，我感到小鹿说话的语调和神态很天真，也很特别，显得她的情绪有些古怪。我不禁说：

“原来是这种事。夫妻之间搞来搞去都是这种事，没意思。你怎么能被一个匿名电话所控制呢？是不是匿名电话？”

小鹿不答。

我问：“电话是谁打的，你知道吧？我知道是谁打的。其实你心里也是知道的。”

我想小鹿明白我说的是谁。我在这里不必把他的名字以及他和我们俩的关系说出来，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我伸过手去拉住了小鹿的一只手，小鹿摆脱了。我又拉住她的手，让她坐下来。小鹿的另一只手仍握着那把刀。我说：

“你坐下来，我们好好谈一谈。”

小鹿答：“我不相信你。”

我问：“你相信我背叛你了？那个人是谁呢？他没有告诉你？”

小鹿答：“不用他告诉我。”

我问：“是不是我们单位的？是谁呢？我们单位的你都认识。”

不管小鹿愿不愿听，相信不相信，我举了几个人的名字。

我说：“是不是秦昕？苏梅？刘红？还是张晓萍？你认识她们。”

小鹿答：“谁认识她们！”

我说：“你怎么不认识她们？秦昕就是我们单位的一枝花，我和你在街上碰见过她的，她去年去考过时装模特。苏梅我也和你说起过，是从学校调到我们单位的，都说她有性病，你记得吗？你碰见过她没有？”

小鹿答：“谁碰见过她！”

我说：“你肯定碰见过她的，好像在有一次我们单位包场的舞会上，你说她像一座黑塔，她人很高，很黑，膀圆腿粗。特别喜欢穿超短皮裙和黑色的无袖衫，头发梳得像一只鸟窝。你记得吗？我告诉过你，她们办公室的人都很害怕她，她坐过的椅子都不敢坐，连她摸过的东西也不敢摸。刘红她们抱怨说，要是传染上了那种病，回家和老公怎么交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好像还告诉过你，她刚刚调到我们单位那会儿，有一次我们单位包场舞会，那个舞厅里有一排沙发，她几次好像很无意地坐在我们单位一个小伙子腿上。当时大家还不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她有性病。当时大家看她的言行举止只是觉得她有些‘十三点’，甚至还有些怜悯她，因为她对人家说，她的婆婆不许她晚

上出去，她那晚出来，是请了单位一位同事上她家去叫她的，说是请她去给那位同事的妹妹辅导外语。她以前在学校时是教外语的。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一个人到舞厅去跳舞。她男人经常在外地做生意，听说也有性病，两人曾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但到底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谁的。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告诉过你没有，前几天她已经在单位里失踪了。先是她婆婆找到单位来，后来又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她男人跟苏梅跑了，家里的五千元钱不见了。她在单位到处说，她男人也染上了性病，她反正是不要他了，把他让给苏梅，但她要要回那五千元钱。据她说苏梅可能已经怀孕了，这次是躲到外面去打胎。那个女人还说，苏梅是个‘十三点’女人，她男人并不喜欢他，她男人曾对她说，苏梅皮肤比你黑，其他也都不如你。我们单位有人似乎要为苏梅打抱不平，对她的这种说法非常嫌恶。我告诉过你没有？”

小鹿又以那种若隐若现的讥诮、不屑的神情撇嘴一笑，不答。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那个人是苏梅？”

小鹿答：“这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讪讪地一笑，说：“你认为我会这样？”

小鹿答：“你觉得自己会怎样？”

小鹿的嘴角又显露出讥诮的意味。

我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如果你认为我会这样，那肯定还有别人。刘红你认识吗？”

小鹿答：“不认识。”

我说：“今天你都不认识了。你不是对刘红作过评价吗？你不是说她走路挺胸撅臀，非常性感？你不是说你有一次在浴室里

碰见她，没想到她的脸看上去很细腻，身上的皮肤那么粗糙，乳房屁股都大得可怕，但她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在休息室里也不穿衣服，旁若无人地逛来逛去，屁股上的肉都在抖动，好像要掉下来了？”

小鹿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我停了一下，望着她，说：“小鹿，你今天怎么回事？”

小鹿说：“你听哪个女人说的？”

我说：“听你说的呀！”

小鹿重复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是你自己看见的吧。你当心点儿，她丈夫是解放军。”

我说：“张晓萍的丈夫还是公安局局长，你不是也说我她有意思？”

小鹿道：“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我拉住小鹿的手，在她手背上捏了一下。我问：

“小鹿，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小鹿神情晦涩地一笑，不响。

我说：“小鹿，你这么不了解我？你不知道我在根本上是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是个虚无主义者？我对女人是很感兴趣，但是我不能去想这种兴趣，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做爱。我好像感到我的兴趣不是这样的。这使我非常困惑，或者说使我沮丧。我感到那种交往就像最虚伪的繁文缛节那样令人不堪忍受。你理解我吗？”

小鹿从床上站起身，说：“我不理解你。”

说着小鹿欲走，手里仍握着那把刀。我拉住她，将刀从她手里拿开。我请她再坐一会儿。我跪着，把她的腿搬上来，并欲替她把衣服脱了。小鹿拉开我的手，问：

“你什么意思?”

我答:“没什么意思。”

小鹿问:“你刚才说的话忘了?”

我说:“小鹿,你还是不理解我。”

小鹿说:“我永远也不会理解你的。”

但小鹿并不怎么坚持,随我替她把衣服脱了。她俯首看着自己,问我:

“我比别人怎么样?”

我说:“没有人能和你比的,我看得多了。”

小鹿抬手在我脸上打了一下,人松软下来。小鹿的身体苗条而又丰腴,皮肤洁白,一对圆润娇柔的乳房还很饱满。在她的右腿内侧,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由于它处在大腿的“黄金点”上,显得特别悦目诱人。她说冷,我把被子盖住她的双肩,俯身轻轻地将唇贴在那颗痣上,一缕我所十分熟悉的河水似的阴湿芬芳的体息漫起,我的唇吻住那颗痣,舌尖微微舔它。小鹿裸露的两腿如脂如膏,如两段白藕,她的身体的气味儿使我迷醉。我低声唤她:

“小鹿。”

她问:“什么事?”

我仍唤:“小鹿。”

她似乎觉得腿痒,口中发出一阵颤声,腿向两侧挪开,臀部也忸怩起来。我吻着那颗痣,吻着她的洁白的肌肤,将她的丰臀捧在手里,我用一种可笑的声音又唤她:

“小鹿。”

小鹿说:“你眼睛睁大些,看看清楚,我的身体是不是比别人差。我老实告诉你,我在浴室里看到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可

以和我比的。我的乳房、肚皮、屁股、大腿都很匀称。那些女人，你不知道，要么没有乳房，要么屁股太肥、太瘪，肚皮凸出来、凹进去、大腿粗得像牛腿、细得像竹竿。有些女人，穿上衣服好像很不错，脱出来实在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老实告诉你，你得到我应该感到非常满足了。”

我说：“我知道的。”

小鹿不再言语。我仍吻那颗痣，唇移到她的腹下，把她忸怩的裸臀拥在怀里。一股河水似的，又如活蹦乱跳的鲜鱼的气味儿粘在我的头发和眼睫上，我如浸在河里似地往上游动，在她体上匍匐。我感觉到她的一条腿在后面翘起，把被子展开，然后在我的臀部勾了一下。她的脸仍显得很苍白，双目微合，神色恍惚。

“你饿吗？你还没吃晚饭。”我伏在她耳边，听见自己这么问她。

她答：“不饿。”

我说：“等会儿我替你饭菜热一下。”

她说：“我不吃。”

我说：“小鹿，小鹿。”

她问：“你有毛病吗？”

我说：“我是有毛病的。”

我的声音若浮云流水般空幻轻灵。

她把冰凉的手心，贴在我的后背上，抬起两股，苍白的腮边出现了一片红晕。

二

翌日上午，我在单位里没有见到刘红。刘红的办公室在我们办公室对门，她若在，总能见到她醒目的身影，听见她的声音；

她若不在，也不必过去看一下，就能感觉到。听人闪烁其辞地说，刘红又请假到宁波去了，她的丈夫的军舰停泊在那里。有人问，她去做什么？不论男女，大家都笑起来。那人辩解道，你们笑什么？我是说，她这不是太辛苦了吗？有什么意思。他们办公室的张晓萍这时发表见解：这点辛苦不算什么；再说有什么意思你是不知道的。

星期天小鹿带女儿到外婆家去了。那天午后，我独自一人出门，沿着大街，来到一幢楼下。我朝四楼的一扇窗户望去，窗口开着，阳台上晾着一些衣服，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在旁人看来，我也许是在等人。

那是一个和两年以前很相似的阳光明媚的晴朗的日子。我记得那回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我显得很平静，内心却很慌乱地仰头眺望那扇窗户。那时我和刘红已经很熟，对她印象颇深。其实刘红来我们单位后，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她有较好的印象。不过那会儿我又总是很难确切地记住她的容貌。刘红似乎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和时辰，容颜都会有所变化，就像她的头发，时而织辘，时而松散，时而盘结。在她的身上，最显眼的、永不改变的特征是她高耸的胸脯和使人感觉到有些翘起的浑圆的臀部。除此之外，她并不肥胖，甚至可以说还有些苗条。显然正是由于这样的特征，当她站立时，她的身体显得特别挺直。似乎故意要炫耀她的胸脯和臀部似的。和她同时来单位的一个瘦小羸弱的女孩，常常伸手在她的屁股上拍一下，抱怨道，这么讨厌。不只是由于她的这一特征本身，也是由于这样的拍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女孩柔嫩的手掌在刘红臀上发出的绵软的声音在我的听觉及视觉上产生的印象是无法描绘的；这个臀部坐过的椅子、有时坐过的别的女孩的大腿在我的视觉、触觉、甚至嗅觉上产生的

印象也是无法描绘的。那个女孩常把手勾在刘红肩膀上，另一只手从刘红胸前绕过去，她的手臂压在刘红胸上，或者把刘红的胸脯挤向两侧，那样一种饱满丰隆、如花蕾含苞欲放的感觉也是无法描绘的。春秋季节，刘红常穿黑色或者棕色的踏脚裤，柔软贴体的布料使她丰腴浑圆的臀部给人以十分逼真的感觉；她穿牛仔裤时，粗硬的线条又使它十分夸张地向后撅起。宽松的套衫使她的丰乳隐约其间；紧身上衣则又使它们原形毕现。

我现在也还清楚地记得我和刘红第一次有机会交谈的情形，那时我们已经不算陌生，在公众场合，有时也能互相开开玩笑，有一天下午，刘红独自一人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当时几次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去上厕所，或去别处取什么东西，或和谁去说一句话，经过那间办公室，透过窗户，我都见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里面。每次刘红都听见了我在走廊里窸窣的脚步声，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并朝我微笑。最后一次我走回来时，心里仍很紧张，可能又会重复这样的过程。于是我鼓励自己，为什么她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我就不敢进去呢？如果我不进去，事情还是这样；如果我进去了。事情又会怎样呢？我就让自己停止思考，到了办公室门口，我就进去了，刘红已经抬起头来，含笑望着我，说，柯金，你在忙什么？走过来走过去的。我说，刚才是有些事，现在忙完了。刘红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人靠在椅子上。我过去站住，也含笑望着她。我说：

“你怎么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她说：“是啊，我很孤独。我看你外面走来走去的，心想不知道你会不会进来。”

我说：“我是想进来的，但又不知道你是不是欢迎我，所以我迟疑不决地在外走来走去，不敢进来。”

她笑起来，说：“倒是我想叫你，看你一脸严肃的样子，没敢叫。”

我就也笑呵呵地在和她面对面的一张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一时彼此都默然无言，显得刚才的调笑多少有些做作。其实我们彼此间毕竟是不熟的，互相还不了解。

那个下午我们并没有交谈很多。我几乎没有谈及自己，我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值得告诉人家的呢？刘红那时已经结婚，并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她的丈夫在部队，是海军，一年绝大多数的日子都不在身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刘红告诉我，别人看她平时嘻嘻哈哈的，以为她很快乐，其实她一个人带孩子在家，是很辛苦，也很单调的。幸亏她母亲很照顾她，给了她很多帮助。我就问她，那他什么时候能够转业回来呢？刘红说，他可能不会转业，部队要培养他，他现在二十九岁，已经是少校军衔；他自己也不愿意回来，他学的专业回来没用的。我问，那怎么办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将来我们只好随军，但现在我还不想到部队去。我问，那你当初和他结婚时想过将来的这种状态没有？她说，想过的，我知道是这样的。刘红告诉我，她的丈夫梁国荣以前和他们家是邻居，比她大两岁，他们谈恋爱后，人家就说他们俩是青梅竹马。他们俩小时候确实很要好。刘红对我说了一些他们俩小时候交往的情况。刘红说，她现在仍喜欢交年龄比自己大几岁的男性朋友，可能就是受了童年时代的影响。后来高中毕业，梁国荣考取了海军学院，他们俩就分开了，在大学读书期间，他们在通信中建立了恋爱关系。梁国荣大学毕业后，留在海军服役。两年后刘红也大学毕业了。又过了两年，他们结婚。刘红说我以前知道结婚后会这样的，但我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嫁给他。

我说：“爱情是盲目的，可以使人奋不顾身，不考虑实际问题。”

刘红笑说：“哪儿有这么伟大。我们只是相处久了，这件事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用考虑。双方父母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说：“即使像你说的这样，爱情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至少你没有感觉到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你沉湎在爱情中久了，便不能像一般初恋的女孩那样敏感地觉察到它。”

刘红又笑，有些困窘、不知如何说好似的。

我考虑了一下，又说：“你情愿以婚后的这种状态为代价而嫁给他，就说明了这一点。”

刘红又迟疑了一会儿，才答：“也可能是像你说的这样，我都感觉不到我们关系的好处了，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习惯。他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我们在一起总是和和气气的，不存在什么问题。有时碰到我不高兴，挂在脸上，也被他看作是女孩子使小性子，他就来讨好我，向我献殷勤，从不和我争吵。”

我赞叹：“这不是很好吗？”

她说：“是很好。他这个人从小气量比较大，人老实。否则我也不会嫁给他。”

我说：“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这种状态，是很好的。真的天天在一起，有什么好呢？彼此间连一点儿思念都没有的关系，有什么好呢？”

她说：“你这么说，还是我们这种状态好？我也希望这样。有一句格言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也是自由的坟墓。”

我说：“因为是自由的坟墓，所以爱情也被窒息了。生活中其实潜伏了许多可能性，是很丰富的。如果失去了自由，生活就变得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它也就萎缩了。”